

民衆文藝叢書

戲曲集

天韻樓上

寫 在 前 面

文藝是屬於民衆的，已成爲普遍要求。民衆好像得文藝喊叫之助，根本促其覺醒，我們站在民衆教育立場上來說，固不僅在文字的灌輸，與常識的訓練而已。根本應該促使民衆認識時代，抓住時代，跟上時代才可。總理遺訓要我們喚起民衆，就是這個意思。所以我們除符號與常識方面應該注意，同時文藝的刺激，亦不可少緩！如小說，詩歌，音樂，戲劇，繪畫，此不特可以動人美感，正其心邪，並可以發揚生活的趣味，緊張向上的要求，所以我們對於文藝方面的玩意兒，應該要多多的介紹與創造。

有人每疑惑到民衆文藝作品中的文字過深，民衆看不懂，字數太多，內容複雜，民衆看不懂，……。換言之，他們認爲凡關於民衆教育的設施，都應該粗淺，平凡，簡單，庸俗，不懂文藝而已矣！這不能說不是一個錯誤！要知我們教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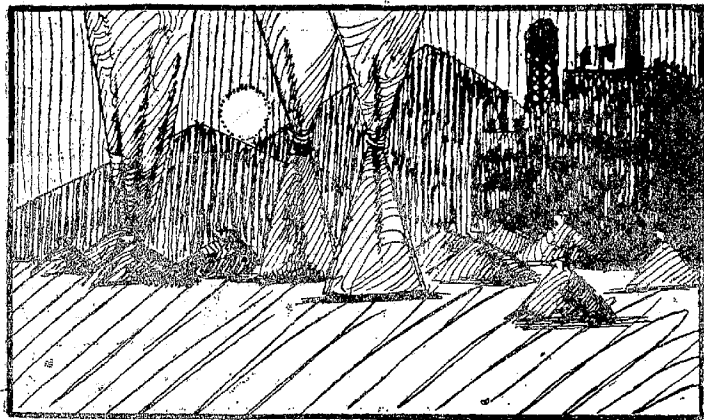
的對像，既不是全體目不識丁的文盲，更不是初入學的兒童，我們不應該把範圍看的那麼淺狹！我們要在大處落筆，小處收效，取法乎上，僅得乎中，多注意精神上的注入，要少在形式上考究，再簡單說，我們要注意過程 *Process* 少問結果 *Result*。正所謂「不問收穫但問耕耘」，否則，俗可通而不能移易，教可設而不得致用，那真落庸俗與淺薄底槽臼當中去了。總之，我們要認清目標，在文藝及其他各方面與民衆以繼續不斷的刺激，收效自然會大的。

文藝叢刊是想把本館各種關於文藝的創作成績，如小說戲劇之類，把他都整理起來，作一個有統系的組合，藉此以與社會人士見面，內容所有多是社會的縮影，民衆的吶喊，雖說是經文藝渲染過的，然而真正度民衆生活的人們，或可與以同情的吧！至於寫的好不好，那是技巧上面的事，我不願意多說一句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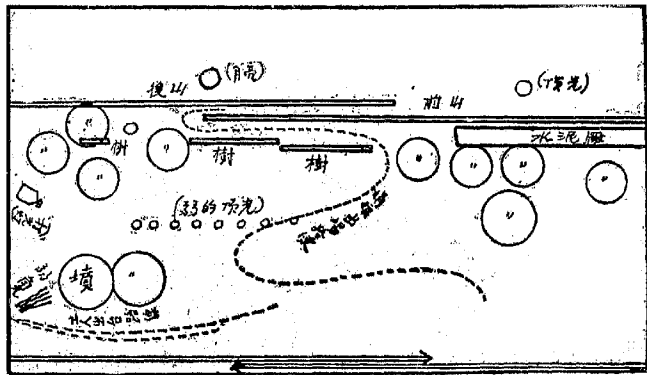
趙光濤於南京。

目 次

1. 龍 潭 夜 月
2. 風 信 之 死
3. 紅 燈 籠
4. 天 韻 樓 上
5. 晚 間 的 來 客



龍潭夜月舞台景



龍潭夜月置景平面圖

龍潭夜月

時間：

一九二七年九月

地點：

龍潭水泥廠後的一個山谷裏

人物：



(南)

張君涼

少年軍官之魂

靜芬

君涼妻

王二

工人

張五

工人

背景：

秋日已落下去，一輪明月從山上慢慢的透出光來，山下的樹木，人家都在月光下隱約的現出許多新塚，上邊都標着白色的紙牌，在這靜寂的黃昏當中除了秋蟲在訴苦之外，別的什麼聲音都沒有了。一帶短垣在茅舍的旁邊有一位少女，滿含着眼淚在慢慢地走來。

靜：唉！（望月亮）月亮已經出來啦！（沉吟）月亮：是的月亮出來啦！我從早晨到現在，已經跑遍了龍潭，這一帶的山，我真也走得疲乏了，我的方向，也

辯不清楚了！我現在到那兒去呢？君涼！你如果有靈的話，請你指示我一條路吧！（拭淚）我問到張團長，他說你是陣亡在山底東邊，遇見一個樵夫他又說你們是犧牲在山的西邊，但是那一邊也沒有你的蹤影，唉！滿山都是野鳥，滿處都是犬狼，你的一切，恐怕也隨着衆人的血肉一樣的淹沒了吧！（坐下。低頭沉思拭淚）。

（月光慢慢地上來了，遠處有幽怨的哭聲，一陣暴風，在風中出現了一個渾身穿着青衣的鬼，面上蒙着紗布，站在她底面前）。

靜：（抬頭見鬼大駭，鬼向後稍退，女細細在看過）君涼！君涼！你是君涼麼？你………你是不是？

鬼：（不動）

靜：你是不是君涼呢？你如果是的，你要跟我說話呀！

鬼：(不動)

靜：君涼！君涼哥哥……………

鬼：(不動)

靜：如果你是人，請你將面巾揭下去吧！我是一個尋找屍體的人，沒有錢送你，

請你就去吧！

鬼：(不動)

靜：你就是君涼，！你如果是的就請你把面巾去掉？

鬼：(搖頭，面巾落地，露出滿帶血的面孔來)

靜：呀！你原來就是君涼！（哭着往前要抓他）

鬼：(向後轉圈子，使她追不上)

靜：哥哥！你是死了呢？你還是活着呢？

鬼：（不動也不回答）

靜：我看見你面上的血痕，你顯然已遭了不幸，我在前天的夜裏已經做了一個很不祥的惡夢，我夢你跟我說了很多的話，並且囑咐我趕快回家去安慰母親呢！

鬼：（不作聲）

靜：你爲什麼不回答我一句話呢？是不是爲我太懦弱了！不錯，你也曾說過捨身救國是男兒的志願，爲主義奮鬥而死，雖死也是光榮的，可是你死了！你那風燭殘年的母親，飄萍似的我，終覺失了生命的活力呀！

鬼：（不作聲）

靜：前年你在廣東打東江的時候，爲討叛逆受了重傷，那時母親看見你的病床抬回來的時候，老人家哭得死去活來！幸而漸漸地好了。中國不幸軍閥老是作

亂，總理才給我們使命要消滅了他們，這樣才能完成革命，實行三民主義，所以要誓師北伐，你爲信仰主義，決意出來再努力奮鬥，雖母親苦留，你還是堅決的要出去，那曉得你是一去不回！

鬼：（不作聲）

靜：從此之後，母親日夜在憂慮着，想法派我出來找你，因爲你是兩個月沒有家信的人了。我來到上海看見你不兩天，你就出發到這裏。

鬼：（不作聲）

靜：你在臨走的時候，你不是還說麼？戰爭我是痛恨透了。但是維持正義又不能不去戰爭，這種自相矛盾的痛苦，是如何教你受得下去！

鬼：（不作聲）

靜：你還說過你到了上海，打下南京，北伐已告了一個段落你就可以告假回家看

望母親了，便道在西湖休息幾天，這件事怕是永遠辦不到了！

鬼：（連連點頭好像是落淚）

靜：人生的戲劇，就是這樣的結束麼？生命就是這樣完結的麼？

鬼：（不作聲）

靜：剛才走過一條小路，看見一條武裝帶，一件破的軍衣，那衣服上滿染了血跡，我雖辯不十分清楚，但在衣服的形式上多少可以看得出是你的。

鬼：（點點頭）

靜：是你的，你爲什麼又站在這裏？

鬼：（不作聲眼睛忽睜出看她）

靜：君涼！你爲什麼只是看着我，爲什麼不同我說話呢？

鬼：（頭搖着低下去）

靜：（走向前）君涼！就是生離，就是死別，就是永遠看不見了的幻影，都請你過來給我握手吧！

鬼：（不動）

靜：（走近了他）都請你，都請你來給我握一握手？

鬼：（向後退）

靜：（追上去）

（月光忽暗，風忽轉大）

鬼：（急退去）

靜：君涼呀！（向前追不及扑地昏迷，月光漸漸亮起來風漸息了。水泥廠工人上

夜工去走過來）。

王：老張，好好兒走，別走到田裏去！

張：老王你當着我是喝醉了麼！那你完全弄錯了。

王：你也許是看見李家的姑娘招待你，你多吃了幾杯吧！

張：你別胡鬧啦！咱們日夜在工廠裏喝機器油的人，會有資格想人家的女人麼？

王：老張！你不能那麼沒有出息，你應該知道越是窮人，越有愛情。

張：（看見她睡地上）呀！怎麼前面睡着一條狗！

王：別打哈哈啦！這會那兒來的欄路狗，就是有也到山上去吃死人啦！這幾天兒，你看那一條狗不是天天吃得滿嘴血紅的！

張：老王！你說我喝酒，是爲的女人，唉！我實在是叫這次可怕的戰爭，滿山的死人，把我給嚇壞了！一將功成萬鬼哭！老王！你看這是多慘呵！

王：別說醉話，我們快走吧！

張：老王：（向前指）那不是一隻狗，是一個人。

王：我來看是死的？活的？（用手電照去）

張：死的活的？

王：乖乖，一個不死不活的女人！

張：到底怎麼死的？

王：那倒看不出來，我來摸一摸胸口看！乖乖！還有鈔票！老張我們還要發一筆財啦，（說着從口袋裏取出）

張：讓我瞧瞧（就電光）這不是鈔票，這是人家的書信，呵呀！（讀）靜芬！我想念的！我從上海開到此地又兩天了！你一定感覺着寂寞吧！我們久別重逢，本是很可喜的一件事，那曉得現在我又孤單單的露宿在這裏，人生聚散無常，爲願『相見時難別亦難』之句，真不知涕淚何從！妹妹，你是愛我的當然是知道我，我雖是在這孤營中守望，但是魂夢依然是陪伴着你，我們以身許黨

的人，當然是此身非我所有，所以我常常說，我所能獻給你的只是我赤裸裸的愛，我們這一次軍事因受黨務政治，兩方面影響，恐怕沒有好結果，萬一生還，當然踐我前約，告假一同去看望母親，假若一個不幸我戰死沙場！你也不必過於悲哀，人生總不免一死，還望你照大處着想，我雖不能陪你回到故鄉，但是故鄉的母親，還是盼望你回去安慰，你看見了母親，千萬不要把這些不祥的消息報告給老人家，要說我在外很好，年月久了，自然是會把我忘記了。妹妹！我這樣託負你，我可真萬分對不住你呵！你雖然可以答應我的要求，又教你如何可以辦得了呢？我年來東飄西泊，好像一隻斷了線的風箏，因為我太看不起錢的緣故，結果吃了錢的虧，以致家無餘糧，一點兒積蓄也沒有！妹妹，你失了我，痛苦也就夠受了！你再忙着養活我的母親，那我便死有餘愧了，但古人有幾句話『努力愛春華，莫忘歡樂時，生當復來歸

，死當常想思！這就是我勸你的話，我們這無間生死的愛，永恆無極的愛，或者是你還可擔當的吧！唉！話又說回來了！萬一中國馬上平靜不了！萬一生活壓迫着你無法生存，萬一母親不幸………………

王：老張：老張（拭淚）我真受不了！我眼淚已流了不少，我懇求你別再念吧！這位少年軍官太太，命真好苦呀！

張：老王！你叫我不讀下去也好，讓我自己看了告訴你吧！（自己默讀）

王：你看了告訴我也好（燃火吸烟呆望着張）

張：唉！（嘆氣拭淚默然良久）

王：老張，怎麼樣！

張：老王，這位張君涼，還真是一位有義氣有真情的人呢！

王：信上怎麼說的。

張：他告訴這位（指她）太太說，如果環境不能讓他生活下去，她儘可以改嫁，不必戀着他的枯骨。

王：唉！老張！他信上怎樣說的？

張：他說（讀）母親不幸死了！只請你照應她老人家埋葬下去，你儘可再創造你的新生命，不必再迷戀着我這墓裏的枯骨。

王：（作舌）呵呀！這真是人間最慘的悲劇呀！（望靜）老張！別念吧，我們要喚醒這位女士才是。

張：（將信再裝入底口袋裏）靜芬先生：靜芬先生………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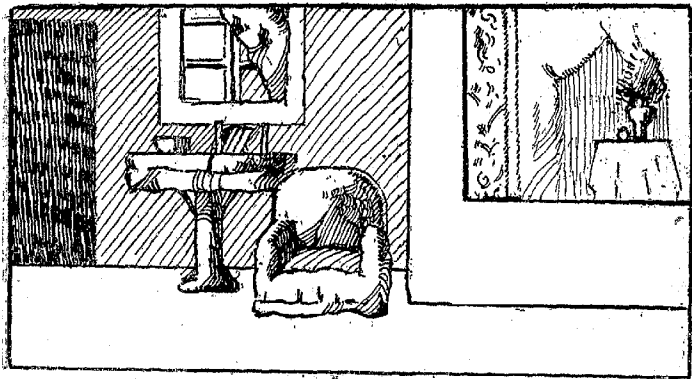
靜：（慢慢驚醒）呵！君涼麼？（抓住張）你是（見兩人驚訝！）你們是幹什麼？

王：我是在喚醒你來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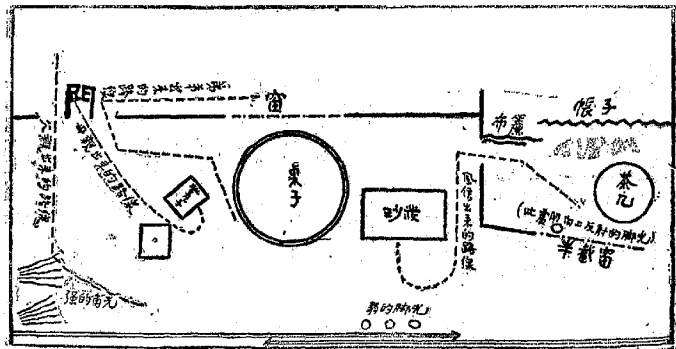
王：啊呀！君涼呀！（又昏覺）

王張
·
靜芬先生醒來·····

(幕下)



風 信 之 死 舞 台 景



風 信 之 死 置 景 平 面 圖

風 信 之 死

地點：中國江蘇

時間：一九二五年九月某日晚上七點鐘

人物：風信（中學肄業生）

風信異父弟（小學生）

風信之母

（風）

（弟）

（母）

黃木魯（風信繼父）

（黃）

背景：一間陳設雅緻的屋子，後面有一個窗子，旁有一門通內室，左方有一門通外院子，揭窗帘子可以內外看得分明，室內黑暗，窗帘外有燈光，幕開時門呀然開開，風信挾刀緩步而入，刀猛置桌上，鏗然有聲，然後很無力似的坐於沙發上長嘆了一聲！淘氣的小弟弟從窗外推開窗帘向內探視！

弟：喂！怪！怎麼裏面有聲音，有耗子吧！吡吡吡！米苗兒！吡吡吡！

風：（再長嘆了一口氣，低音若有所思）

弟：怎麼啦？大哥回來了，（喊）大哥！大哥！怪！有鬼麼？怎麼啦？我進來瞧

瞧！（進來）不！先開了電燈再說！（室內電燈亮！看見了風信）哥哥！你

這幾天到那兒去了！聽說你跑到城外青山脚下那些荒墓當中去了！又聽說你

到野田裏去睡覺！哥哥你到底到那兒去啦！

風：（不高興地）小傻子！你能管到我！

弟：媽媽能管你！人家都說你瘋了！真的嗎？

風：笑話！天下人都瘋了！你不知道麼？

弟：哼！前天晚上爸爸給媽媽說，你再瘋下去，就不要你啦！

風：我根本就不想要他們。

弟：不光不要你，並且要想把你殺了。

風：世界上天天殺人，我早晚也是要被人殺的（指弟）你早晚也是要被人殺掉的！

弟：你是要被人殺掉的！你是要被人殺掉的！

風：你看你會死（拿起刀來）不會？

弟：（圍棹子跑，大喊）媽媽！哥哥要殺我！

（風信之母由內門急跑出來！）

母：（驚慌着）什麼事（望見風信）風信！你這幾天兒究竟跑到那兒去了！

風：我麼？……

母：就是說得你呀！

風：我跑到我父親那兒去了！

母：瘋話！你父親不是天天在家的麼？

風：他！我不認識他！（帶力的說）

母：（驚疑的）你說另外還有一個父親麼？

風：我根本就一個父親！你怎麼能說另外呢？

母：你不要太沒良心了！不是你父親養活你怎麼會活到現在？

風：那至多算是我的恩人，世界上的東西當然還給世界，恩人都說不到，怎麼能

說是父親！

母：你說的是那一個？

風：我說的父親是睡在南郊外荒墳子裏的。

母：（低頭默想半晌）你說的是睡在那城外青山腳下的他麼？孩子！那不是你底父親，那是殺你娘的仇人！娘要不是他不至於到現在，你也不至於瘋吧！

風：不能這樣說吧！要不是現在我們家裏出來進去的那個東西，我不至於受了這樣大的侮辱！是他害了我吧？（哭）我的年紀十九歲了！可是站在人羣當中，別人還當作我是兩歲的孩子，有時候，我不知怎的我底後邊有了一羣笑聲，等我回過頭來再看去，他們又把面孔板得像鐵一般的冷，有的時候，我又聽得熱鬧的辯論，我也想加入說上兩句，等我到了，他們早又一溜烟似的跑開了！媽媽呀！我也仔細的思量過，我自己是不是得罪了人家？但是我午夜檢點我自己的身心，也並沒有得罪了人的地方，我左思右想，所以惹人非笑

的，就是我這人，根本不合現在社會的條件。

母：社會上的人，個個都是被征服了的綿羊當然了解不了你！

風：不過學校裏的先生同學們，也是同樣的拿我開心，我在學校裏同學們剝奪了我一切的自由權，甚至於不同我一桌吃飯，一室睡覺，運動不同我比賽，音樂不同我合奏，我受了這些刺激我只有自己努力，不去做任何活動，但是成績好了，別人又在那裏嫉妬，認爲成績雖好，并不能因此神氣了多少！媽媽！我忍氣吞聲希望將來在社會上做人，不至于白白地受了一番冤枉氣，我有時受不過了我就來問問你，你總說是我不會處人，反而來責備我一場，噢！我到現在完全明白了。

母：你明白了甚麼？

風：我明白了我在社會上的地位，我明白了我底父親是睡在城外青山腳下的李慰

然，而不是現在的黃木魯，媽媽！我不管黃木魯是不是我底爸爸，我要問我是不是李慰然的兒子？

母：風信！你是瘋了吧，你爲什麼整天整夜的想這個問題呢！那一個告訴你的？

（悲痛的問）

風：媽媽！你要問我嗎？我還要問你呢，那麼李慰然究竟有沒有這個人，如果有的，先請你告訴我一個有字，我再向你說。

母：（含淚說）有是有的。

弟：媽媽你們說些什麼？我要去睡了！

母：（向弟）自己去睡去吧？

（弟下）

風：（聲音斷續悲切）媽媽！我們街的北頭，不是有位陳先生嗎？他不是有一位小

姐麼？這位姑娘在我們同學當中是頂美麗而又頂聰明的一個，當我在學校中受侮辱的時候，她好像都很注意我！同情我！有一天我爲着在教室裏受了同學們的包圍，把我侮辱到眼淚直流，我簡直半天說不出話來，在吃午飯的時候，我正睡在房裏痛哭，她忽然從窗子外頭，用手巾裹好兩塊餅從外邊丟進來，我拆開來看內中不光是餅，並且還有一張紙條兒，上面寫着：「忍辱負重，願君努力」兩行字。我接到她的安慰，尤其是在這惡劣的環境之下的我，真好像失灌了的枯花，忽得了愛泉，又好像沙漠中得了甘露一樣，我自從那天以後，我真再也不管別人辱罵了，我只覺得那些落井下石專打死老虎的青年，太不是好漢，太可羞辱！

母：那麼陳家的姑娘是愛上了你嗎？

風：跟她這樣好的情誼，所以每每在月朗風清的時候，秋高氣爽的假期，我總是

同她在一起的，後來同學的曉得了嫉妬，先生出來阻撓，但是我們仍有見面的機會。有一天晚上，她滿含着眼淚來約我到校園的草地上談心，她說「風信！我們從此不能再見面了！」說着眼淚已經流下來了。她又說「我的爸爸知道我同你是好朋友，並且又看見了我給您的信，他老人家大大的生氣，他說銘兒，你同天下任何男子發生友誼，我都不願意來干涉，獨有風信那孩子，我是萬萬不能答應，如果你是立意要這樣，我只有不要你這個女兒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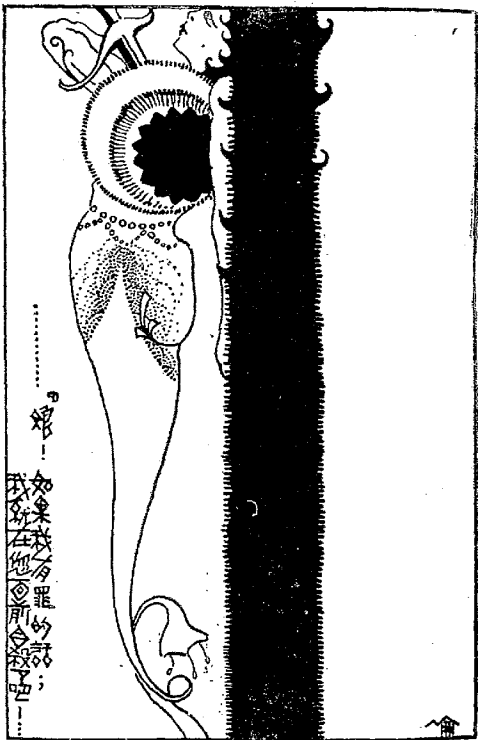
母：這當中原來還有這麼些個經過啦！

風：媽媽！我當時就問她爲什麼她的爸爸這麼反對我？她吞吞吐吐的說「就是因爲我是兩個父親的兒子，我聽了這句話，好像從夢中驚醒過來。我才知道別人的侮辱我，笑罵我。玩弄我……完全由於這一點，我一時百念俱灰，登時昏覺過去，幸虧她好言安慰，我漸漸才回轉過來，她說「風信，（拭淚）我

總是愛你的，愛情是超越一切的，不受任何條件拘束的；只要我愛你了，我是永久永久的愛你的。（酸楚的說）我當時睡在草地上看見她兩眼中晶盈的淚珠，皎潔的像天上的星光，一滴滴灑在我底臉上，媽媽！我那時真好像死了一般，後來她說我雖失了學，我却得到你的愛，見面總會有期的，又說李義山不是高喊着「身無彩鳳雙飛翼，心有靈犀一點通」麼？何必一定要見面呢？她說罷笑着狂吻我的兩頰，撒手便起身跑開，等我站起來的時候，她已經像蝴蝶似的飛不見了！

母：你說了半天那個陳小姐不是半月前死的麼？

風：（哭着）是呀！她從此就不給我見面，並且不久就死了！媽媽！我不殺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！我自恨我身心很健全的孩子，何以社會上不給我做人的地位，因為我是兩個父親的兒子，竟害死了人家的姑娘！媽媽：請你評判我一下



.....
娘！
如果我的罪过的话；
我就在他面前受罚吧！.....

吧！如果我是有罪的，（拿起刀來）我願意在你面前自殺！

母：（奪下刀來含淚）有話還是慢慢兒說吧！

風：我這些日子我心裏老是橫着兩件事，一件是我父親李慰然的墳墓在那裏？第

二件是要殺掉那個混賬東西黃木魯！

母：怎麼？殺掉你現在的爸爸，黃木魯？唉！那末你先殺了我吧！孩子，如果你是真願意知道這件事的究竟的話，娘也不妨告訴你！唉！不說吧！再說了也是過去的事了。

風：還是請娘快快的說！

母：不錯！你的爸爸，是李慰然，他不儘是一個很有天才的學者，並且還是一個很努力的青年，後來他因為功名毫無有成就，他就抱定了「不為無益之事，何以了此有涯之生」的決心，不光狂嫖濫賭，還又學上了抽鴉片烟，後來家

境漸漸兒困難，他也就死啦！那時候你年紀還小，當然你是什麼也不懂得的，那時幸而有黃先生來照顧我們，因為他是你爸爸最好的朋友，而且又是他臨死的時候，把我們託負給他的。他把你的爸爸安安穩穩的埋葬下去，後來我們的生活也是全靠着他，雖然你的舅父有時來照顧我們，可是他們總覺這裝不滿的漏斗，無論如何是沒有希望的，孩子，在那個時候，我們李家既沒有伯叔兄弟可以倚靠，娘家的兄弟已認爲嫁出的姑娘，不能負完全責任，我們娘兒倆的生活，真如浮水落花，不知飄流到何處呵！（停頓一下子）我只有在深深的夜裏，獨自一個人流淚，那時又不敢放出聲來哭恐怕驚動鄰居，又怕驚醒了你，你那時雖然不知道什麼，可是你看見我哭，你總是跟着我哭的……

風：（哭）媽媽！我……我！我現在還是要哭呵！

母：後來年月一年一年的過去，你死去爸爸的憧憬，在我這心的創痕上漸漸兒消失，而我呢好像感覺到這三年如一日的黃先生，真是我們再造的恩人，而生活之向上的心中也無端的織成了一幅迷網，黃先生呢，也說我現在明明是爲了我底亡友，而外邊反風傳是爲你，既然這樣我看你這孤單的可憐，不必再孤獨下去，況且小姪兒風信，也就要長成，將來的培植也非人照料不可，人生本是一個矛盾不可究結的謎，何必把空泛的名義看得那麼真實呢！風信！娘在名節上面內心也經過了不少的顧慮，但想到孩子你將來的前途與黃先生的恩情，只有走現在的一條路！

風：媽媽！社會好像一個太不諒人的仇敵吧！

母：風信！你只知你是在外邊受了一點兒刺激，我因此就永遠斷絕了姐妹兄弟的感情，親戚來往的關係，他們責備我最有理由的，便是名教中的罪人，而最

可惜的男女兩家少了一座牌坊！孩子！你要知道而今所有的節孝牌坊！全是孤兒寡婦的血肉所堆成的！娘冒天下不大韙，幹出這樁人所不齒的事，在我問心無愧，我覺人間無所謂是非與真理，我自己就是真理，良心之所安，就是真理，不過孩子！你也不必灰心！戀愛流血，社會辱罵，這都是光榮的奮鬥痕跡！

風：媽媽！你也不必傷心，我現在覺着黃沐魯，是我的仇敵，社會也是我底仇敵，我要殺黃沐魯，我也要推翻這個社會！

黃：（走進內來很帶氣的望着風信憤憤的坐下燃火吸烟，風信怒視黃良久然後母親雅之內，黃慢慢地說）好！好！（向風信母）你底孩子！現在居然可以拿刀殺我了，好！好！

母：他是神經錯亂了吧！

黃：爲什麼不殺你呢？

母：殺你不就是殺我嗎？

黃：哼！好漂亮的話，現在沒有別的話說，我問你是要我呢？還是要兒子呢！

母：怎樣說呢？

黃：這句話說簡單地很啦！要我就不要兒子，要兒子就不要我！風信這孩子，近

日來各處拿着刀去找我，聲言非殺我不可！

母：這是真的？

黃：你還裝什麼呆？今天我在張家吃喜酒，酒杯還沒有拿起，外邊哄着瘋子來了

！我還沒有來得及站起來，一刀竟戳破我底衣服（拿衣服看）當時不是人多，

簡直我今天晚上不能回來了！依你看應該怎樣處治他。

母：我看你還是原諒他是瘋子吧！

黃：真瘋子可原諒，假瘋子是原諒不得的。我想這孩子不去，我們的生活安逸不了！我非要用他對我的方法來對付他一下子不可！（看見桌上刀）好！刀還在這兒！或者這就是他替他準備好的吧？（即持刀向內進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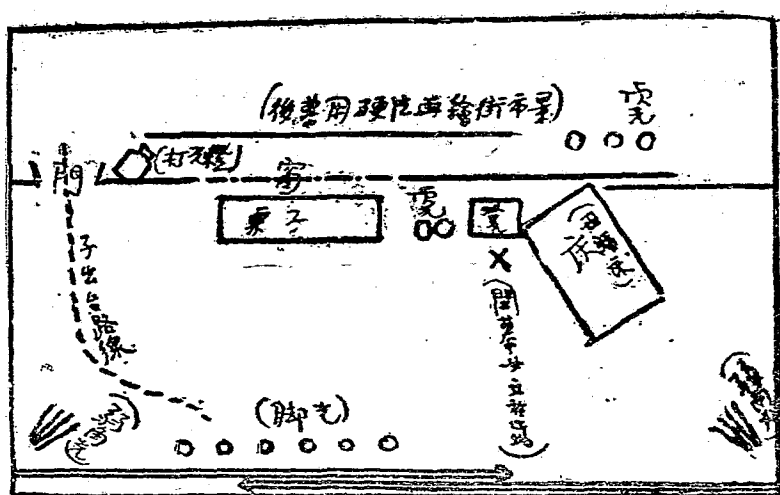
母：（牽黃衣跑下）我求你先把我殺了吧！

黃：回來再殺你也不遲吧！（強入內）

母：（跑起入內）

（內有刀聲，風信喊聲，母親有哭聲）

幕



紅燈籠置景平面圖



紅燈籠舞台景

紅
燈
籠

地點：中國湖北

時間：一九三〇年雙十節之晚間

人物：

烈士之妻 徐淑華 (母)

烈士之女 李凌芝 (女)

烈士之子 李繼揚 (子)

背景：

一間黑漆漆的房子，陳設非常簡單。右面有窗臨街，可以透出蔚藍的星空，和一些美麗的花木，屋內放着一張桌子，左角設置床鋪，帳子垂下，桌上有時鐘，書籍文具等凌亂不堪的東西，室內寂靜無聲，惟時鐘的答作響，淑華病臥在床上，窗外有提燈會經過，高喊中華民國萬歲……幕開時淑華方不已。嗽爲啞喊聲驚醒，咳嗽不已。

母（開燈，撩帳子仔細向外面看，鐘已在敲十一點，慢慢的再放下帳子睡下，這時又寂靜下來）噢！外邊又是一陣噪聲，又是青年人的噪聲！是的，今天是雙十節，又是一年的雙十節呵！（略停，外面又有噪聲）這是他們最高興的時候吧！爲什麼喊得這麼高呢？耳朵也教他們震聾了！我是最怕這種聲音

的，我聽見了我就……（酸楚的聲音漸漸的嗚咽不能成聲）

（凌芝左手提茶壺，右手端着藥進來，通統放在桌子上，然後撩起帳子低聲

喊媽媽媽媽）

母（低聲答應只是不轉過身來）

女 媽媽！天已不早啦！快些起來吃藥吧！天氣漸漸的涼了，如果再凍着，更沒有辦法了，哥哥剛才還找人來問您老人家吃了藥沒有呢？您要是吃了這劑藥或者病就會好呢！

母 孩子！別說這些吧！我還能好嗎？決計好不了的啦！我不是常常同你們說麼，我一年中最難過的就是秋天，尤其是這兩天，我聽見有年輕的孩子在高喊着雙十節，我的頭就發痛，心就發燒，不知怎的我得了這種秋瘟病呢？

女 你老人家總是這樣說，生病的人要靜養的好，老是把舊話一遍一遍追述未免

太傷了精神，你老人家也應該爲愛惜我們來保重您自己呀！還是把這點藥吃了
了吧！

母（微合眼搖搖頭不作聲，又欲睡下）

女（呆望母親十分苦悶）媽媽！（流淚）您趕快把藥吃了吧！

母（漫漫睜開眼）孩子！我不是說過了麼？藥是不中用的，我只是等候着那一天
呵！

女 你老人家別說那些話吧！那些話你爲什麼老是一遍一遍的說呢？我看還是忘
記了吧！

母（兩眼發直身向外轉）我也想忘的，只是忘不了呀！如果可以忘的話，我早就
忘了。

女 那麼，你是不願意忘記吧！可是世界終久是會把你給忘掉啊！



翠………我……等待着那一天呵！

母

是呀！日月光地是無情的，他是把什麼人什麼事都會忘記的，都會拋棄的。豈止忘掉了我呢！咳！恐怕什麼也不在他的紀錄當中吧！但是，我却忘不了，我真的忘記不了呵！

女

媽媽！天底下癡心的人都是吃虧的，俗話說得好：「得過且過」。何必把一切都太認真了呢？天底下的事，不過你騙我，我騙你，社會上那一件事是真的？你在沒有病的時候，不是也向我說過麼？最聰明的人，也就是最愚笨的人，聰明人吃的虧往往比傻子還要利害。

母

不錯呵！人情和法理好像永久不能平行的呵！

女

媽媽！休息一會兒吧！（看看藥罐子）藥已冷了，我去再熱熱去。（女下，母合眼又睡去，門外仍有歡迎呼聲，室內寂靜，又片刻，女復自內出，望着母親睡去，自己在那裏靜待母親醒來，這時哥哥從外面進來，）

子 (漫漫進來向妹) 妹妹！媽媽怎麼樣啦？(走向母親床前)

女 你看不見麼！媽媽老是不肯吃藥，我真沒有辦法。

子 媽媽！媽媽！請你起來吃藥吧！

母 (漫漫答應) 又是誰在那裏喊我呢？

子 媽媽！是我和妹妹喊你啊！

母 (掉頭) 不用啦，你們去吧！(門外有歡呼聲音) 這時候外邊喊得高啦！你們還

是同那些孩子們一同去喊罷！

子 這一會兒外邊聲音是高起來，你的病也漸漸重起來，媽媽！是不是你討厭那
種聲音？

母 不，不，我是歡喜那種聲音！

子 既然歡喜，爲什麼又不高興呢？(女拉兄衣搖首示意)

女 媽媽你還是吃了這點藥吧！

母 你爲什麼老是要我吃呢？我是決不再吃了。

子 （低頭靜一刻）媽媽！我已經很費力的想了半天，我真不知媽媽爲什麼老是這樣的傷心的。

母 你們小孩子還是去玩去吧！讓我自己休息一下。

女 媽媽，還有藥要吃呢！

子 媽媽快點吃藥吧！

母 孩子！你們只知道藥是可以治病，你們知道藥是可以殺人的嗎？你的爸爸在家的時候，他是常常向我說：「我一生都吃了藥的苦，因爲我的身體壞，就把我一生都困在藥罐子裏，我倒死也不服氣的……」（兒子插嘴說）
子 你還在病中，不要再掛念他吧！

女 媽媽，爸爸怕是永遠飄泊在外面的人了。

子 爸爸不是在外面作軍官嗎？

母 (搖頭望着兒子)

女 媽媽！爸爸不是去革命了麼？

母 你爸爸？談到你爸爸使我有說不出的隱痛，你們所知道的，不過是這些，

你們知道還是另外的消息呢？

子 那麼，爸爸是怎麼永遠不回來呢？

母 孩子，你們那時還小着呢，我告訴你們，只是些兒零碎的消息，在二十年前，我是同你們一樣的年輕，我那時就不滿意前清的政治，就在女界中暗地裏做革命的工作，我們信仰中山先生的主義，我和你爸爸都就加入革命黨了！我們也祕密組織了一個團體，表面上是一個學友會而內中便祕密作革命的工

作。

女 媽媽，在那時你們不害怕麼？

母 死那一個不怕呢？如果有主義橫在胸中，什麼也不怕了。

子 那麼，媽媽後來怎樣的工作呢？

母 自從徐錫麟烈士死在安慶之後，滿清的官吏，聽見了革命黨好像耗子見了貓似的，結果三月廿九日黃花崗又哄起了一場風波，但是死的青年可就更多了，我們那時還在武昌，得到這個消息，大家都痛哭起來，你的父親已經是我們民黨中的一個有力的份子，他身體雖不十分好，但精神却特別好，凡是一種密密聯絡的工作都是他去幹的。

女 那麼爸爸是一個很有胆量的人了。

子 不用說那時候革命黨人都已到了湖北了！

母 廣東一次的慘敗，激起國內的同胞，大家都認爲滿清是要不得的了，四川鬧起鐵路風潮，滿清外強中乾的高壓更加來的利害，但是革命黨是富有彈性的，壓力愈大，反抗力愈強，於是武昌的革命黨便集成很大的力量，結果是成功了。

子 爸爸不是個軍官嗎？

母 是呀！就在十月十日，那天晚上率領着同志們去打巡撫衙門，唉！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消息呀？

子 噢！爸爸是在那次陣亡了吧？

母 不是，因爲我費了很長時間的訪問，有的說：「是死了」有的說：「沒有死」。但總是毫無根據的。

子 媽媽！你不可以登報訪問嗎？

母 你們那裏知道呢？革命黨人的名字，在袁世凱的時代已經算是罪人了，登了報說是爲革命而失縱的恐怕要罪加所一等呢？所以一直沈默了這些個年頭呵

！

女 媽媽，現在以可以訪問了吧！

母 孩子，訪問是白訪問了，您爸爸離開我們已經整整的十九個年頭了，消息是一點兒也沒有，訪問還有什麼用處呢，唉！生離死別已是人間所不能忍受的悲痛，這莫知生死的牽掛，……（哭）

子 媽媽，爲革命而犧牲，這原是做人的天職，爸爸總比那些偷生怕死的人，光榮的多了。

女 比那些假革命份子，更可敬的多了。

母 話雖是不錯，但社會都是崇拜現在忽略將來的，當革命黨死在安慶，死在廣

東，死在湖北的時候，有許多老百姓還是罵他們是亂黨，是強盜，是狗都不吃的搗亂份子。

子是呀！前院張大爺在四年前也是罵革命，罵中山先生的人呵！到現在居然已是本黨忠實信徒了。

女（含笑）談那個投機份子幹什麼！

母那更不能說呀！我看見那些朝三暮四反復無常的小人，比你們知道的多啦！現在還有整個反革命的而硬說自己是革命的份子多着呢！

女媽媽，還是吃藥吧！說那些有什麼用處？（外邊有敲門聲，女出視即回）
子那一個敲門？

女前院張太太來約媽媽去看提燈會去呢！

母是的，提燈會我是不能不看的，

女 媽媽，你老人家要看憑窗也可以看到的，可是生了病的人還是不動的好些。

母 你們不要那麼關心我吧！我每逢這天都是要病的，我是最怕這一天，我也最高興這一天，因為我在這一天可以看見你爸爸，你看那燈，那花，那飄揚的國旗，那歡唱的歌聲，處處都可以表現你爸爸的精神，你爸爸的笑容。

子 是的，烈士之血，主義之花。

女 爸爸的精神永遠是在這世界上的。

母 (點頭沉思)你爸爸的志願便是犧牲個人的一切，來為大家謀幸福的。

子 這或者是爸爸失縱的原因吧！

女 媽媽！藥又冷了，趕快吃了吧！提燈會不必看吧！

母 孩子！藥是不用吃啦！我倒是要看提燈會，我看見了提燈會好，像看見你底

爸爸，孩子，你們忍心不讓我看看你爸爸嗎！

女（齊聲）我們看還是先吃藥的好。

母（不作聲深深的嘆了一口氣）

（子女互視良久默然無計，最後兩人扶起母親下床外望窗外紅燈，正值提燈會歡呼街頭）

母（望燈發笑）你們看你們快看！

子，什麼呀？

母 燈

子，女 是燈呀！

母 紅燈！

子，女 紅燈！

母 紅的燈！

子，女 都是紅的！

母 紅的燈，（說着向四處望着）

子，女 是紅的燈！

母 那一個紅燈！

子，女 那一個？

母 那一個！

子，女 那一個？

母（發急）那一個！你爸爸！你爸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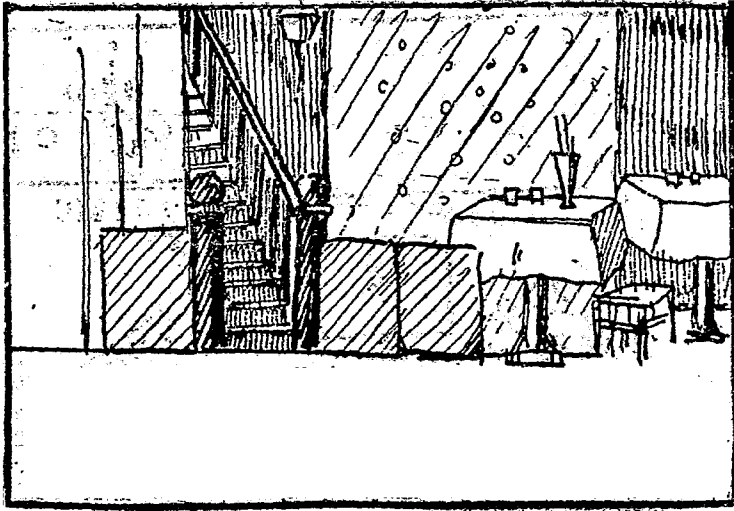
子， 爸爸在那裏？

母（發急掙開子女用手去指頭扑打地）在那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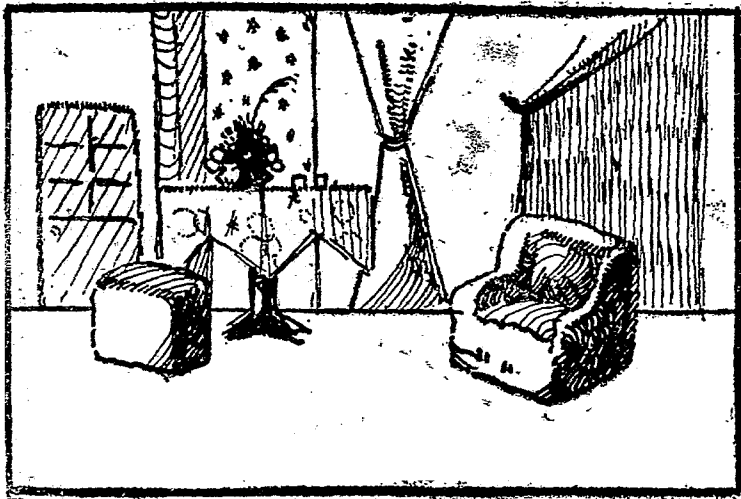
子，女
媽媽！媽媽！

(良久不應，外仍有歡呼聲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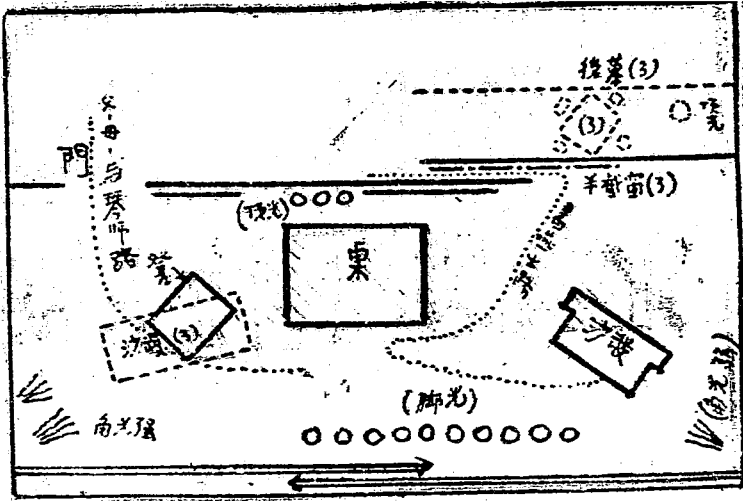
—幕—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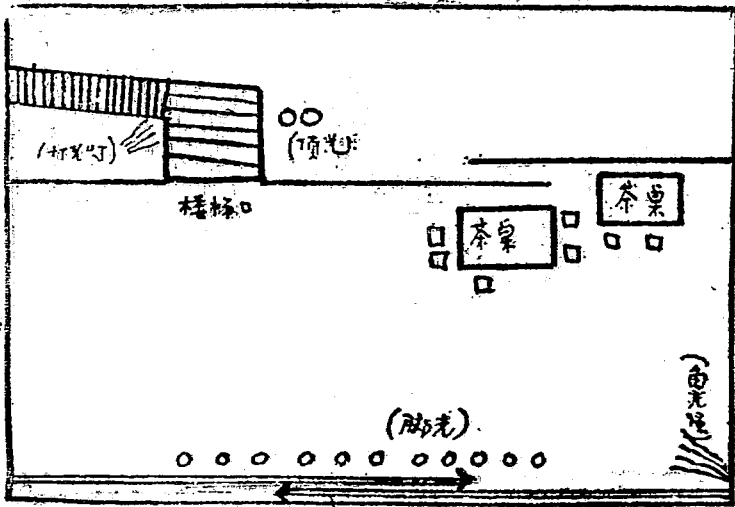
天韻樓上第二幕舞台景



天韻樓上第一幕舞台景



天韻樓上第一三兩幕置景平面圖



天韻樓上第二幕置景平面圖

天韻樓上

(三幕劇)

第一幕

地點：南京夫子廟附近一家住宅

時間：一九二九年，二月，某晚八點鐘

人物：張書燕

天韻樓歌女

張慨然

書燕父

(燕)

(張)

張李氏

書燕母

(李氏)

王建辰

琴師

(王)

小二

僕

(僕)

背景：一間很雅潔的臥室，偏門通內室，中門通天井，半中半西的陳設，有方的八仙棹子，靠椅。又有沙發，屏風。幕開，書燕正坐在沙發上，看許多來訪的名刺，請客帖子和信件。

燕：（冷笑，拿着名刺一張一張的撕碎丟在地板上）這班東西真討厭，總是糾纏個不清，這種肉麻的書信……。唉！這種生活，我真要想法子避開他們。

僕：姑娘！天韻樓有電話來，請你今天一定要到。客人們說，今天你不到，都要退錢！並且還不答應。

燕……(發怒)曉得啦!(僕下)我現在就不能做人了嗎?我倒不相信這個!

張……(年五十多歲,手捧水烟袋自內入)書燕!又在那兒發甚麼呆?天已不早啦!

趕快上場去吧!

燕……我已經叫人去說過、我今天頭痛不能去,告假一天。

張……(擺手)那萬萬使不得,天韻樓的老板待我們真是天高地厚,你一個不高興,

就不去了,太不近人情啦!

燕……我不能因為吃這碗飯,便把人格也賣掉啦!

張……孩子!在這種年頭兒,專講人格,那是吃不飽肚子的!——况且作歌女的也是

吃飯做工的正當事業,又何必把駕子擺得那麼大呢?

燕……你只知道坐在家裏享福,你知道我在外面受的侮辱麼?

張……我只聽得你在外邊享受的是寵譽,南京城那個不知道你是頂紅的張書燕呢?

人生不過是要的名譽呵！

燕……有名譽麼？有名譽麼？我不過是一個有名的玩具罷了。

張……那你是誤會了！天韻樓那一個茶客不是擁護你的？那一個不是拍手若狂的稱贊你？

燕……稱贊？咳！他們的掌聲，實在是我心痛的叫喊，他們的歡笑，都是我底眼淚！他們何嘗來欣賞藝術，他們簡直是來玩弄女人的。

張……（俯視地上的碎紙）名片爲什麼撕碎在地上。真是小孩子脾氣，太不懂世故了！

燕……我根本就瞧不起這般下流的東西。

張……也不能那麼講，他們不是什麼員，便是什麼長，全都是有資格有學問有錢的人。既然有心來找我談談，又有什麼不可以呢！你無論如何還是敷衍他們一

下。於你並不損失什麼，要知天理國法也越不過人情呀！

燕：我不管他是長的圓的，我只是不高興完啦！

張：書燕！你要知道古語說得好，水至清則無魚，人至清則無徒，過於自鳴清高了，也是自己吃虧，當我三十歲在蘇州作候補知縣的時候，何嘗不是同你一樣。不過到這麼大的年紀，家累日重，生活日迫，眼看着許多親戚故舊，教生活壓迫得無路可走。我們現在一家的生活，除你還可以支撐之外，別的真一點兒辦法也沒有了。

燕：爸爸：別說這些個傷感的話了，我今天總是不去！

（張望着書燕不發一語，書燕面向外默坐着，李氏自內端着蓮子湯並攜書燕大鑿出。）

李氏：書燕！天不早啦！你吃這碗蓮子湯，趕快就去吧！

(望望他們倆的面孔) 噲！你們爺兒倆是幹什麼？嘔甚麼氣！又是書燕不肯上台麼？(放下碗向燕) 孩子！別再鬧脾氣了！(說着把大氅替燕披上) 你看這個年頭兒是多麼難過的！你出去幹這種歌唱的生活，我何嘗是願意的！不過，你不幹了，我們一家又拿什麼來過活呢？

燕：(落淚) 死了倒也乾淨。

李氏：怎麼好這樣說呢？你不是常常說爲求生活，不得不去唱戲，爲替你兩個妹妹爭氣才肯忍氣去繼續登台麼？現在你兩個妹妹還沒有學成，讀書費用全靠着你底嗓子喊出來！咳！再看我這樣大的年紀，……(張坐在旁邊抽

煙嘆氣)

燕：媽媽！你別這樣的傷心，我總覺得咱們沒有錢的人，不配講自由講人格的，不談啦，我去就得啦。——小二——(僕應聲上) 去請王建成先生來(僕下)：

(王帶胡琴上)

王……怎麼啦！今天還是去吧！咱們不去，天韻樓上，恐怕又要出不少的亂子。還是去了倒沒有事。一來幫老板的忙兒，二來也使他們兩位老人家稱意。一家人老是一個向東，一個向西的，那末未免太難看啦！

燕……好！別說啦，咱們走吧！小二！喊車夫點燈。(僕在內應)(王隨燕同下)

張……兒大不由爺？(向妻)現在原來就是青年人的世界，用不着我們啦！不遠的十年前，我還是在社會上能混一混的人，到了現在天地變色，人情大改，好像我們只有一條路，就是死啦！女兒拋頭露面的站在千人萬眼之下，作那賣唱的生活，何嘗是我底本意，不過我們年紀衰老，無事可做，又從何處謀生呢？我們回北平，生活固然沒有辦法，在此地，也覺得這氣真也受不下去(擦鬚在室內往來間步)

李氏：你也別說那些不中用的話，書燕，本來也是一個很長進的孩子，在小學裏念書，誰不歡喜她底聰明。你年輕的時候，只知道花天酒地，什麼也不管，知縣沒到手，家產用掉大半個。你在那時真闊得很啦，饕子是你第二家庭，烟燈酒罈成了你離不開的好朋友，你把將來的生活，完全丟在腦後。你又說『願得黃金三百萬，結盡天下美人名士……』金錢算得甚麼？到如今指着女孩子賣唱兒吃飯，偏偏她又是個志趣高尚的孩子，弄得三天倒有兩天哭着不要幹。唉！想想也真要恨死了你！

張：太太！你別這麼說，我現在是時代把我犧牲了啦！不廢科舉，不興革命，我底官兒是跑不了的。生活也不會困難到這樣。時也命也，說這些幹甚麼？（

電話鈴響小二接話後報告張慨然）

僕：老先生，姚公館來請書燕小姐去吃飯，如不在家，請老先生來接電話。

張……(入內接話)喂！姚先生！小女到天韻樓去啦！晚飯不能奉陪……晚上？一定來！可以可以！等她回來我說姚先生請你的，她一定來的！可以可以！好！好！

李氏……(急跑進攔阻)那不能的！天太晚啦！她又不高興去怎……！回來又要……落

幕……

第二幕

地點：夫子廟天韻樓下

時間：同前晚間十時

人物：朱景秋 書燕愛友

(朱)茶客

周景元 朱之同事

(周)茶客

李占春 朱之同事

(李)茶客

卜好士 朱之同事

(卜)茶客

趙炳文

朱之同事

(趙)茶客

甲……宵夜館茶房

(甲)

乙……宵夜館茶房

(乙)

茶客十數人

背景：天韻樓的下面，門上懸金字招牌，樓梯前置有廣告牌。遠望去樓梯曲折，可達樓上，樓梯旁邊是一家宵夜館，電燈輝煌，如同白晝。幕開，樓上正唱武家坡。茶客來往如織。接唱珠簾寨，「太子傳令把隊收……」怪聲掌聲四起。最後茶客周，李，卜，趙從樓梯上下來，轉入宵夜館。

李：(向他三人，把拇指伸一伸) 哎哎！怎麼樣？(向上指) 張書燕不錯肥！(衆點頭)

周：她可是真不錯，你就看那一張小嘴一動也就夠味兒啦……嘴脣兒真是又紅又

嫩！

卜：你們倆趕快跑了幹甚麼？

李：你真傻！咱們既然給她打過一個照面兒，馬上就可以走的，聽不聽算得甚麼

（說着大家走進宵夜館坐下茶房各送糖粥一碗）

趙：那末我們今天來是幹什麼的？要捧捧她是不是？

李：（笑着）老趙——真聰明！

周：當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！

卜：捧角兒吃茶，原來咱們文人逢場作戲的玩意兒。

李：我底立場便不然，我們研究文藝的人非先把社會中的情形看個清楚不可，所

謂「不入虎穴不得虎子」。

趙：我今天跟你們來的立場，又不同啦，我却是照着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一的那句話幹的。

卜：得啦罷！如果你們找不到立場，簡直各人找兩塊磚頭站着好啦！又何必要吃魚又嫌腥呢？

李：別瞎抬槓啦！我們既來之則安之，更無所謂誰清高誰下流。我們要認清題目做才好。今天我們不是要看張書燕去麼？

周：你別着急！老朱還在上頭，等他下來咱們一同再走。剛剛不是說好的嗎？

卜：我看不好！老朱跟她已經很有兩下子，老早跟我們不是一條戰線了。我們跟着他去，除了惹討厭之外，一點好處也沒有。

趙：我看非等不可，愛情原是有差別的，在愛情上談兼愛，就是墨子也辦不到的！換句話說：今天我們既然要說去找她儘管你找你底她，他找他底她，我找

我底她。找人就是一樣，各人心裏的味兒又何必一樣呢！

李……老趙言之有理！憑你這個度量，就是你的老婆戀上另外一個男人，也保許沒有事兒！

趙……別胡說八道的，老朱一個人在上邊，包許又發呆了。我還是把他拉下來吧！

（衆點頭，趙重上樓去）

李……（向周）你看老朱真混蛋，什麼都好幹，怎麼專來同歌女發生戀愛，好像着了迷似的，我看他實在只有壞處，沒有好處。

周……或者這位張書燕是個超人一等的脚色，也未可知。

李……別糊塗，她們做歌女的，還不是天下的烏鴉，一樣的黑，有什麼特別……

卜……也未見得，像茶花女和李香君那樣的人，依你說也不值一個銅子啦！

李……你究竟還不脫書獃子氣，現在的歌女，那有她們那種天資學問，我們動不動

把今人比作古人，依你說，天下馬上都成了聖人世界了。

周……老李！自古紅顏多薄命，我們找奇才玉貌的女人，還是要到歌場當中去，一定有些身世悽苦，可泣可歌的女子。

李……不用說張書燕你又看中了！（說完喊茶房甲到樓上請朱趙）茶房！上樓快把朱先生趙先生請來。

周……我今天仔細看她那盈盈秋水中，好像隱忍着多少傷心眼淚似的。這當中別有什麼隱情吧？

卜……也許老朱同她真有了什麼也未可知。

李……今天咱們來試探試探也好。

（茶房甲報告）來了？（趙朱上）

趙……老朱來啦！咱們就走吧！

李……對啦！走！等會兒跟在張書燕後邊走，那是太難看啦！（付錢）

（茶房乙送手巾收錢）

（五人依次下，樓上鑼鼓停，茶客擁擠下樓）

第三幕

地點 同第一幕

時間 同晚十一時

人物 朱景秋

李占春

周景元

卜好士

趙炳文

——閉幕——

（朱）

（李）

（周）

（卜）

（趙）

張書燕

(燕)

張慨然

(張)

僕

(僕)

警廳密查員

(警)

背景：張書燕之家，前爲一書房，後爲內室，陳設頗雅潔，幕開時父跑進房

裏來巡視，不見書燕，看看鐘已到了十一點。

張：小二！姑娘還沒有來嗎？

僕：（打呵欠自內上）十一點打過才來吧！（外面有腳步聲向外瞧）喲！（朱，

周，趙，卜，李等上）李先生來了。

張：諸位先生請坐：書燕待一會兒就來！（僕泡茶拿煙，李向張，除朱爲熟客外

一一介紹寒暄）

李……（向張）今天天氣很好呵！

張……很好很好！你們從那兒來？

李……我們是剛從天韻樓上下來，你家姑娘真是唱得好極啦！所以我們特地來拜訪談談，

張……小女年輕，玩意兒也不到家，多蒙諸位先生過獎啦！平常小女在外面一切應酬不到的地方，還要請諸位先生栽培哩！

李……我們擁護你家小姐，這簡直是我們的義務，不用你關心啦。（指大衆）所以今天我帶大家特地來給書燕見見面，愉快的談一下子，誠然是現在夫子廟的茶樓，那些唱家太差啦！要比起你家小姐，那真有天淵之別。

周……不怕不識，就怕一比，那些坤角比起書燕來，簡直不是唱，可以說都是鬼叫。

請……不特此也，你看那些女人，衣服穿得花花綠綠，塗脂抹粉像些妖怪，望着也就可怕。（向張）像你家小姐，真所謂「却嫌脂粉污顏色」那才夠人尊重的哩！

卜……誠然，書燕是一位雞羣之鶴，（伸大拇指）

李……（向張）你看，大家真是很樂意的捧她。

（朱坐旁邊若有所思不置一語）

張……諸位先生，這樣的高抬，真使我們父女，又慚愧，又感激。（外邊包車鈴響

——小二在前書燕隨後進）

僕……（向張）姑娘回來了。姚公館的電話，她也叫我回絕啦！

張……（起來）我少陪了小女馬上就進來奉陪。（從內門入）

燕……（脫着大氅）呀！諸位先生來得早呵！（特別望着朱）有勞你們等啦！對不起得

很！

李……我們爲着散場時不好走，所以特地先跑來啦！（指周，卜，趙，朱，）這幾位不常來，我來先介紹介紹（按名依次介紹故意指着朱）這位恐更不常來吧，我來介紹這位大名鼎鼎的朱景秋先生。

燕……是的！是的！認得！認得！（好像有點兒害羞）那麼請諸位不用客氣坐下談談吧！

卜……今天（向燕）你的珠簾寨，唱得着實不壞！

周……「五鳳樓」三個字真像馬連良，「嘩啦啦打過了頭通鼓，……二通鼓，……三通鼓」這三句又活像余叔岩。

李……不光是字正腔圓，簡直學馬學余，學得活龍活現。（笑着說）真到味兒極啦

燕……諸位先生過獎了！實在夠不上！

李……大家都是熟人，也不用客氣，老實說夫子廟你是數第一了。

燕……那也不見得！

卜……現在正有人要選舉歌女界的大總統呢。

周……那我們一定是擁護（向燕）你的。

（朱坐在旁邊默然不作一語）

趙……老朱又在想什麼？

朱……（微笑）我聽得很有趣！

李……（掏錶）十二點鐘敲過了。（望大家）咱們怎麼辦？老周！我們回去罷！（遞

眼色）

李……（故意的）走是可以的！不過我那個房東真討厭，過了十二點鐘，任何人都不

不給開門。老卜，你那兒好借住吧？

卜：辦不到！我現在正發愁呢！我們宿舍是十一點鐘照例落鎖，誰也叫不開。

李：那麼怎樣辦？（望燕）給你商量一下子吧？我們大家在這兒談談吧！弄套撲克打打就過夜了。

燕：（猶疑）這恐怕不方便吧！這兒是警廳的密查員常到的地方，萬一……

李：怕什麼？有我呢！

燕：我並不是怕什麼？生恐怕妨害了你們的名譽。

李：我們這一般人完全是不在乎此的。請你儘管放心吧！小二！（李自己指揮僕人收拾後房棹椅李，周，趙，卜入內房打撲克外面還可以看見）

李：老朱你也來參加好不好？（說着也走進去）

六：我不會！馬上我就要走！

周……張小姐，這會兒正可同朱先生多談幾句，（朱當作沒有聽見，默坐一旁，書

燕呆望着他繼而走近朱）

燕……朱先生！來過幾回之後，好幾天怎麼不來了？

朱……（默不作聲）

燕……（再就近朱）我問你怎麼人不來，連個信兒也沒有呀！

朱……（半囑）你這兒人很多，用不着我來吧！

燕……人雖多可都不是我希望他們來的。（向後望一望他們四個）

朱……（不高興）這或者是一種很充足的理由吧？

燕……或者這也沒有法子吧！我看你今天酒又吃得不少吧？

朱……（冷淡地）我近來覺得酒倒是我的好朋友，牠可以送我到一個極快樂的地方

去。

燕……不用說你到此地比吃酒差得多了？

朱……不光不快活，簡直生氣，這一般人（指他們四個）簡直不是……（頓足燕急掩

其口）

燕……（帶憤地說）朱先生，你是一個很明白的人，我們作歌女的也是爲的生活，不然我們爲什麼低頭下心去奉承人家！但是你要知道什麼都可以買的，獨有愛情是金錢買不得的……普通人以爲化了幾塊錢來點了兩齣戲，跟着便來麻煩，以後就算朋友，朋友原沒有甚麼不可以，動不動就說是愛人，這真是豈有此理，污辱我們女子，沒有比這再利害的了。朱先生，是不是你又聽見了甚麼不三不四的話了。今天這樣不高興！

朱……（轉過面來再向內）今天晚上這一回，（向內指着）我也看不慣！

燕……我又何嘗看得慣？我又有什麼法子，唉！朱先生！我們底心是這一個世界，

而生活又在那一個世界，永久調和不起來的，這種苦悶，真沒有再難受的啦

朱……這倒是有一點怪怪啦！我們既然是知道了這一種生活是非人的，那一種理想是合理的，我們就應該用革命的力量來改造生活。「知難行易」——總理垂示給我們的遺訓，我們知道了，我們就應該幹呀！

燕……話是一點兒也不錯的，只是我的爸爸，媽媽，兩個妹妹，一點兒辦法也沒有。唉！你要知道，革命要緊，吃飯更要緊呵！

朱……你底家庭對你難說還有多大牽扯麼？

燕……怎麼能說沒有呢？我底爸爸是一位很有血性的人，早年也是個候補官兒。他向來把金錢看得很輕，常常地吃花酒，抽鴉片烟，所以數萬的家私，也不夠他揮霍的。我小的時候，因為隣居有個張二爺，他是會唱戲的，我就跟他學

上了幾句。當時熟人當中沒有一個不賞識我唱得好的。前十幾年鬧起革命來啦！把所謂候補官，所謂什麼前程根本取消啦，我們一家的生活，也就生了危險……

朱：後來改作什麼生意沒有？

燕：民國以來，南北只是打戰，我們一家人南北奔走，家產也就糟塌完啦。家父是一個不治生產的人，生意不用說不能做，就是教員也幹不了，因為他是有烟癮的，根本就幹不了這種工作。兩個小妹妹，那時候還小，我們一家人坐吃山空，生活真一天一天的困難起來了。但是外邊還要擺空架子。

朱：那麼你就作了歌女啦？

燕：我們搬回北平一次，就在第五天的下午我爸爸就叫我到他跟前，他說你年紀已經十八歲了，我實在對不起你，不光中學不能教你畢業，並且現在還要

你到遊藝場兒去唱戲……說着他流下眼淚來。這時候，我母親也冷坐在一旁落淚。當時我看父母那樣可憐，妹妹又年齡幼稚，一家人眼看着就要成餓鬼，沒有法子，只有犧牲了自己成全了他們。（流淚）此後，我好像被命運支配着似的，我是做了賣唱的歌女了。我在早只是不知不覺的嘗試着，到後來，就一天一天的感覺着痛苦起來。我真如在夢中被驚破了的宿鳥，飛來飛去，沒有一處夠安息我這顆心的。我在這漫漫的長途中支持着，真也疲倦透了！……現在，我才知道，當真做歌女的就沒有自己，光爲別人的麼？我要拚命，去找尋我自己。我費了很長很長的時間，經過了許多靈肉交戰的痛苦，才找到了我自己的我，從此無論別人拿金錢，拿勢力，拿窮困，拿刀劍來勉強我，都不能轉移分毫的。

朱：那麼，我也真願意以我底全力擁護你底所有的你。（兩人作短時間的沉默）

燕……我昨天晚上就作了一個夢，夢見了很多很多的鳥兒圍着一棵大樹飛，飛來飛去沒有一個能棲在樹上的，結果他們便都飛跑了。他們飛到極遠極遠的海邊，在那裏，是人跡不到的地方。他們在那裏快樂的飛翔，快樂地歌唱。我真羨慕極哪！但等得醒來的時候，祇聽見窗外夜雨，打着落花，那點滴的聲音，一聲聲敲碎了我底心，我底眼淚，不知怎的只是直流。……

朱……怎樣呢？

燕……因為我那時忽然想到曹孟德幾句詩了。

朱……曹孟德不是一個奸人麼？

燕……不能這樣說，不過那時的民衆思想太差，以漢獻帝那樣的昏庸，理應打倒他，這是革命，怎麼能說是篡奪呢？

朱……倒也有意思，孟德的詩怎麼說呢？

燕……孟德不是有這樣的詩嗎？他說「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，譬如朝露；去日無多」你看他對生命認識得多麼清楚。又說「月明星稀，烏鵲南飛，繞樹三匝，無枝可棲。」正如我夢見的飛鳥一般無二。唉！我真是繞樹三匝無枝可依的小鳥兒呢！

朱……這恐怕是你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吧！姑娘！但是，我……（吞吐的說）我真願化作一個鳥兒，跟你一塊兒飛，好不好？

（朱正要說話，小二慌慌張張跑進）

僕……姑娘！不好！警察廳裏已經知道你這兒有了客人！（內四人聽見了偷偷從後房逃走。）

朱……（起立）警察廳來人！（向燕）最好你避開吧，免得麻煩，讓我來替你招呼吧！

朱……（着急）我請你跟他們（指內）同樣的走了吧！這是我底地方，我是主人，當然

由我來招呼。

朱……你女人家，恐怕要吃虧的！

燕……法律是保障我們的，怎麼會吃法律的虧……女人跟男人不是一樣的嗎？

（說着警員進來，搜着了李及內室掉上的撲克牌）

警……那一個是張書燕？

燕……我是的。

警……（向燕指朱）他是誰？

燕……他是朱景秋先生，是我的朋友。

朱……我是找他談心的。

警……（笑）哈哈！不見得吧！深更半夜跑到歌女家裏談心，不是這回事吧？（向燕）

你怎麼違犯警章，半夜留客？

朱……這是我的朋友，我已告訴你啦，難說我們作歌女的連有朋友的權利都沒有了

麼？

警……好！好！一個左也是「朋友」右也是「朋友」，你們做歌女的，朋友太多了吧！哈哈（冷笑）深更半夜之中請一個男人到房間裏來，說是朋友哪，談心哪。法律沒有那一條可以允許你的。

燕……（怒）你當我也像一般歌女一樣的墮落嗎！你們的責任，是保護百姓的，不要太不顧及別的人權呀！

警……（亦怒）這是警律，不是人情，法律是替大家定的。你當然也不能是例外！（拿着紙牌）這些朋友跑了，跑不了你，走！走！

朱……我不相信歌女就不是人啦！

警……少說話！

朱……我來替她去得啦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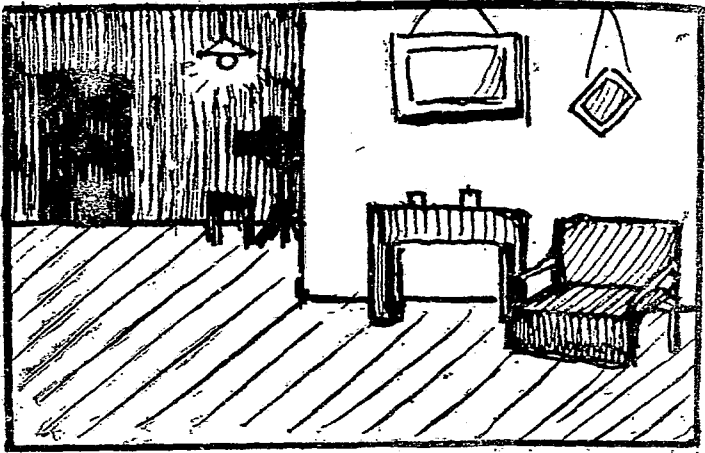
警……根本你們倆都要去的！

（張及李氏上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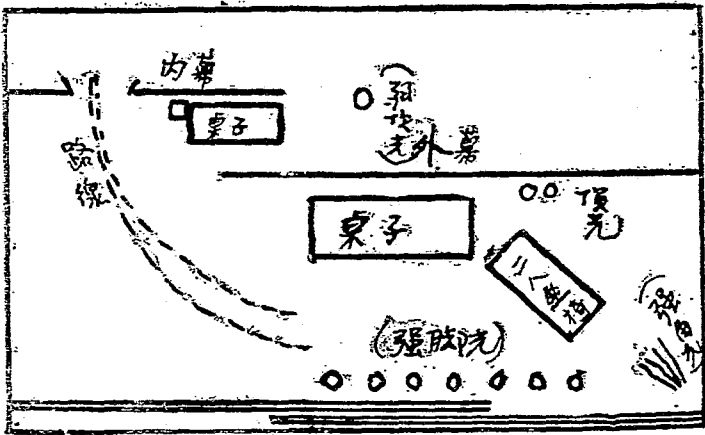
張……（驚慌，向警作揖）能不能放了她們，讓我去？

警……沒有那個章程，（向外喊）外邊的人進來，把他們倆帶去！快！快！

——幕，全劇完——



晚間來客舞台景



晚間來客置景平面圖

晚間的來客

地點：哈爾濱一家平民的家庭

時間：一九二九年秋天

人物：清暉（女高中學生年十八）

清暉之母（五十餘歲之老太太）

王多生（清暉之友大學生年二十）張瑛（清暉之隣為中俄戰地之來客）

佈景 中西合璧的住房，陳設樸素，中有小方桌左爲茶几櫥子，右爲一沙發

——是一個有產階級而中落的家庭。

幕啓 母女對生在燈前，母爲兒縫冬衣，女在看報，空氣極靜寂——惟壁上時計

滴答作聲。

女 媽媽，哥哥去了之後，已經好幾天了，始終不見他有信來，真是怪急人的。

母 孩子，娘自從你哥哥走了之後，一直就放心下，這幾天耳熱心跳，又不見他

底信來，真是死肉好捨，活肉難分呀！（放下針線）

女 媽媽，哥哥總要回來的，這次馮庸大學的學生，能捨身爲國，替國家出口氣

，爲民族爭點兒光榮，功成歸來，不知要怎樣受同胞們的歡迎呢，……就是萬

一有了什麼。難道說爲國捨身，是不應該的麼？（聲極酸楚）

母 什麼？（要哭）孩子，我一生只有你們兩個，難道說：我的命就那麼苦麼？白

從你的父親，被日本兵殺害之後，我的苦痛，好像冰山似的壓在我的心頭，我忍痛活着，把你們教養成成人，實指望好替你父親報仇，把那殘殺我們的日本人，趕出了我們的哈爾濱，那曉得，俄國人又來擾亂，可憐我的孩子，殺父之仇未報，又去同俄國人打仗呵！（哭）

女 媽媽，再別提起舊事罷！我那死在日本人手裏的爸爸，固然是要報仇，但是那假仁假義的俄國人現在却又大兵壓境，各處燒殺，像我這樣苦命的孩子，沒有爸爸的孩子，恐怕成羣的在那裏哭呢？

母 孩子（扶女）你的話固然不錯，但是我的心總覺你的哥哥此次出去是兇多吉少

（母俯案哭女起立勸慰）

女 媽媽：別提這事吧！我再告訴你一個消息，我學校裏正要組織救護隊呢，都

是我們女學生擔任的，要想先到滿洲里一帶，札蘭諾爾雖說是吃緊，聲說遼寧已有大批軍隊開去了！

母 你可不要講這些話，我這幾天不願意聽這些話，爲什麼就是你們說得兇，關心得利害？你看現在社會上一般人何嘗注意到這個問題？他們總以爲政府多事，中東鐵路歸外國管多麼有秩序，要歸到中國人管理，恐怕又要弄得亂七八糟，才算完結！咳！孩子！一般人民的心理如此，你們小孩子僅憑着血氣之勇，能中什麼用呢？

女 媽媽你也不能這樣的說！在這軍閥剛剛打倒，元氣還沒有恢復之前，當然有許多人看見這次重大的破壞之後，對於一切都不滿意，其實何嘗能令人滿意呢？不過我們對於理想的社會，不是一步可以成功的，我們看法國的革命是八十年才成功的，美國也是用了很多的血淚，換出來今日的幸福，我們落後

的中國怎麼能馬上一步登天呢！那些淺見的人，都以為外國人比中國人好，實在是中國人個個不管國家的事情，假若中國人能個個要好，中國馬上就會富強起來的。

母 是一般人真是太脆弱了！在早是看不起外國人，現在又是怕外國人，竟然覺得外國人件件都是好的，中國人件件都是壞的。

女 你老人家的話，都很對呀，只可惜民衆都正好像在做夢，我們不能因為民衆糊塗，我們就不管呀！

母 好！小孩子總是要好的，可惜現在像你們這樣熱心的人太少了！（打呵欠）天已經不早了（看鐘）十點快敲了。

女 媽媽，你老人家先去睡吧，好在哥哥才出門，冬衣還不十分需要，如果急需，在一夜不睡，也可以給他趕或，你還是先去睡罷！

母（點燈）好！你也可以早些睡，明天早起還要到學校呢：

女（女架母入內就寢後出）咳！（稍停）這次的戰爭，我的哥哥雖說沒有多少危險，但是那蠻橫的俄國人，如果有了戰爭，我那忠勇的哥哥免不了犧牲的。

（外邊有敲門聲）那一個？

王 清暉！請快開門，

女 多生先生麼？

王 正是，請你快快開門。

女 天晚了，明天見好嗎？（猶疑着說）

王 明天我就走了

女 明天走麼！！（開門）

王（極慌忙）我們那天在車站上一別之後，好幾天沒有見了，我們校裏的預備隊

在昨天已經編好，不過操得還不十分純熟，今天晚上八點鐘渾沙里來了一個急電，急需我們出發，因為札蘭諾那一方面吃緊了！

女（驚惶）那麼我的哥哥不知怎樣咧？

王（搖頭不知）

女 請坐下談談。

王（坐燈下呆望半晌）我明天就走了，我一點兒不留戀，實在也沒有什麼留戀，不過我又覺着還有些……咳！

女 你是不是明天走？

王（洗吟）我明天只有真的走！

女 你爲什麼說真走，難道還有假走麼？

王 我是真走，但是我真走了，也還是等於不走呵！

女（驚異）我看你似乎有些胆怯吧？我以為胆怯是我們女子的弱點，你們男子不

應該有的，為民族獨立奮鬥，這是多麼壯烈的事！何以那麼退縮不前呢？

王（冷笑）你錯了，我雖然胆怯，也不至於像你所猜想那麼利害，（起立掏手槍）

你看我無時不是在準備死的，但是！

女（驚惶）但是什麼呢？

王 但是我……

女 你是不是捨不得父母嗎！

王 父母早已死去了！

女 那麼你顧忌的什麼呢？

王（搖首默然半晌）你知道——華西里——麼？

女 我曉得的他是一個有名的革命黨，又是安娥女士的好朋友！

王 我很仰慕華西里，同時也敬愛安娜女士的。

女 我也是這樣，（望着王）

王 是呀！你看華西里在安娜的燭光之下放了炸彈，殺死了巡撫，他是多麼慷慨的！

女 惟其安娜妻愛華西里，才真教他死。因為愛情的神聖，好像聖潔的雪光，不一定都是肉的熱香。

王 對了，我所以……不能馬上走了，便是爲了你那冷豔的雪光。

女 多生，我……愛你，勝過於一切，我愛我們的國家，又勝過於愛你，我勸你能爲國家奮鬥！爲民族爭光，便是你愛我了。我們爲了愛情，可以犧牲一切，爲了國家，更可以犧牲愛情，這雖說是有些矛盾，但是我們沒有捨己爲人的勇氣，我們底愛情都是虛偽的。

王 妹妹，我是滿足了，勇敢了，好吧！我們握一握手，作最後的一別罷。

女（伸手與王眼呆望着）你馬上就去麼？

王 我馬上就走，（堅決的）

女 請你稍停片刻，把哥哥的衣服帶去好麼？

王 請快一些！

女（入內取衣交王望着他不作一語！）

王 再見吧！

女 請你回來！

王 請講你快點說（看看錶！）

女 你遠走是很光榮的，可是你一切要小心。

王 那個自然，再會吧。（王下，女在徘徊無主意）



.....
花のうき世を情・可以・無控一物
当・因・空・を・以・歸・世・を・情
.....

母（在床邊語）孩子！孩子！你來！你來了！娘把你給想壞了！

女 媽媽！媽媽！（入內探視出）原來媽媽是在說夢呢！（整理書報狀甚苦悶有脚步聲）多生麼？

張 我：清暉小姐，

女（驚惶）你是那一個？多生你又回來了？

張 我是義勇軍的軍醫張瑛。

女 張先生！你怎麼回來的？

張 我來後方休息，另外添配病院藥品的。

女 那麼有沒有關於我哥哥的消息呢！（開門）

張（入內坐下，燃火自己吃煙）你母親睡了吧？

女 睡了！有沒有要告訴他的話？

張 我們自從那天出發之後，專車沿途並沒停，直到了滿洲里，到了那里我們便

紮下營，你想那些學生們那裏受得這些罪呢？（很苦悶的吸煙）

女 有沒有要回家的？

張 說也奇怪！他們看見了滿洲里同胞們受那俄人的欺侮，個個義憤填膺，誓死殺賊，雖苦也不覺着苦，有兩個叫苦的，也被大家罵得不敢開口了。

女 那真是愛國的健兒啦。

張 俄國人，一會兒講和，一會兒打仗，真使人防不勝防。那一天他們果然又打了？先是大炮，後是機關槍，由遠處漸漸殺到我們的防線，

女 怎樣呢？

張 梁總司令愛護我們不允許我們向前猛攻，命令我們作預備隊，那時候俄國人愈來愈多，火錢迫近我們，那些禽獸似的，強盜似的俄國人，像一羣餓狼！

——我們如何能看得下去呢？最後也只有加入火線了！

女 你們都加了作戰了麼？

張 那時候正在夜裏，炮聲像雷一般響，滿天都是火紅，梁總司令給全軍一個緊急的命令在三小時內要將敵人驅出防預線，我們得到命令全體歡呼，一致向前衝鋒！

女 結果怎樣呢？

張 天還沒有亮！敵人完全退却了！

女 地方沒有損失？

張 當然在中國打仗，損失的是中國人，村落已看不見人，鎮市上也跑得一空，有的都逃走了！有的是死在炮火當中了！有錢的可以進關去避亂，窮人只有等死啊！

女 你們義勇軍現在怎樣了？

張 我們在那天把敵人打退之後，隔了幾天，滿洲里和札蘭諾爾都同時吃緊，聽說俄國又加添三五千軍隊（稍停）我們就在那天夜裏全體又出發，可憐學生怎比得軍隊，軍隊是有訓練的，學生們平常都是享慣福的。那裏吃得上這個辛苦呢！但是他們雖然是苦，精神却不改常度，我雖在後邊還可以聽見他們唱三民主義吾黨所宗……呢！炮聲響了！那遠處的火光，烟影，炮彈像火球一般在空中飛舞，殺聲炮聲震得耳鼓作痛……。

女 我哥哥呢？

張（沈思半晌）你哥哥……他那時是中隊一個排長，我在出發時即勸告他你到誰纔要小心一點兒！不要太勇敢了！要爲國珍重你有的身體，他那裏肯聽！他不但不接受我底說話，反而罵我太懦弱！

女 後來呢！

張 他終於在前線受傷！腿部一點微傷，他並不覺得可怕，仍然向前奮鬥，他一架機關槍擋住了幾百敵人不能前進！（稍停）他最後又帶隊向前衝鋒，竟然將敵人陣線衝散！但是我那可敬可愛勇敢的孩子，便中彈犧牲了。（聲極淒悽）

女 他死了麼？

張 不光死了屍骨也不見影蹤呢？

女 哎呀！我底哥哥呀！

張 請你不要哭吧！（打開皮包拿出衣服）這裏是我費兩天工夫找到一件血衣，上邊還有他的符號哩！

女 （抱衣涕泣）

張 像你哥哥這樣的勇敢肯爲國犧牲，這樣爲民族奮鬥爲國家喪命的男兒，可以

說是中國青年的好榜樣，死生人所不免，還願你想到這一個呀！

女（破涕強笑）先生！好！我要爲哥哥復仇，同胞復仇，我們就要向赤俄帝國主義拚命呀！

母 你們鬧得什麼？（手中拿着洋蠟）

女 媽媽！（急藏哥哥血衣）哥哥……

母 孩子！你哥哥怎麼啦？（看見衣服）呀好孩子呀！（驚惶洋燭落地向前抱血衣痛哭）

（幕）

9572

發行者

實價大洋二角

立南
南京大
民中
衆橋
教江
育蘇
館省

趙光濤

4805

